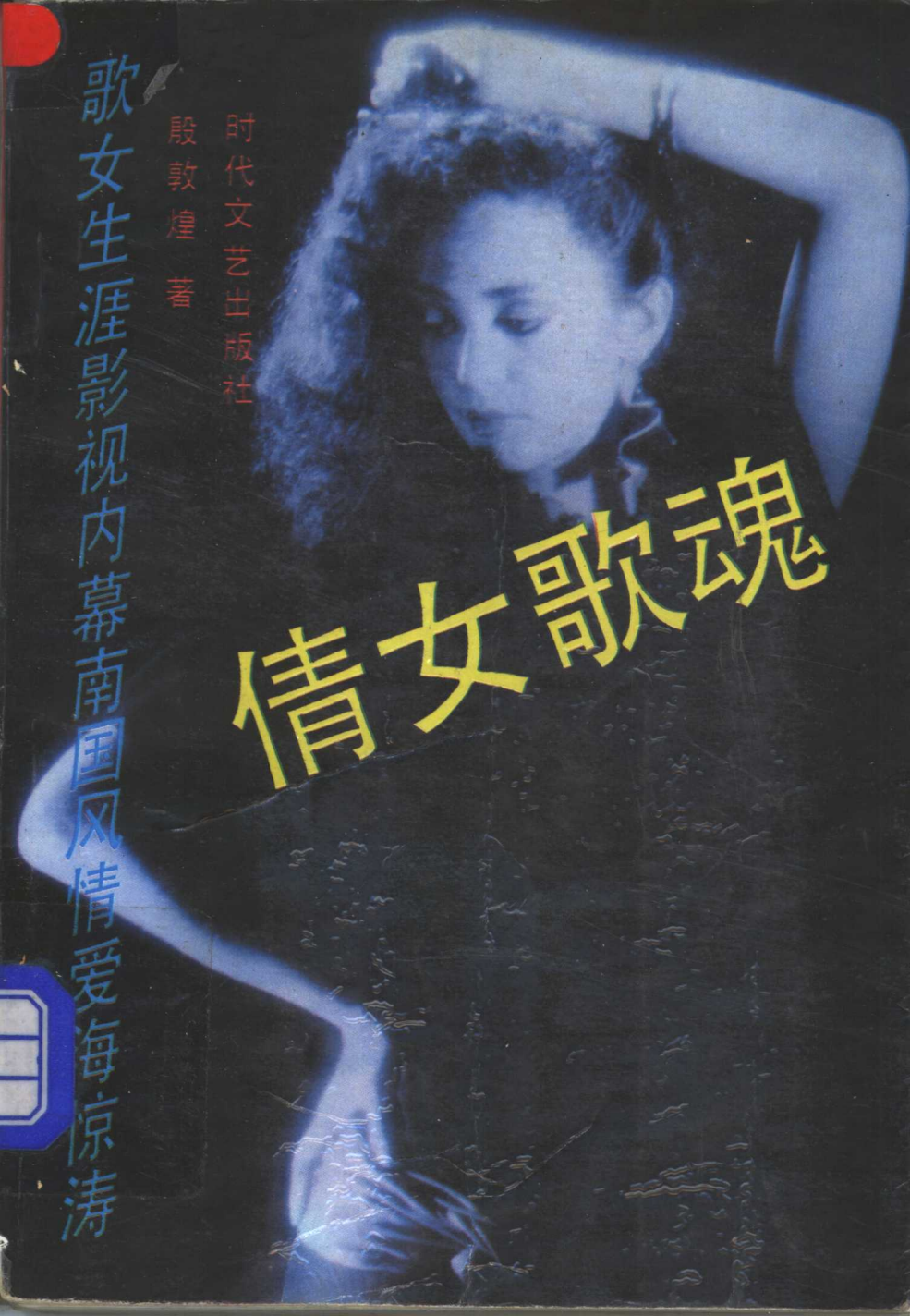




魂歌女情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殷敦煌 著

歌女生涯影视内幕南国风情爱海惊涛

倩女歌魂

殷 敦 煌 著

时 代 文 艺 出 版 社

(吉)新登字05号

倩女歌魂

QIAN NU GE HUN

殷敦熹 著

责任编辑：姜淑华

封面设计：王笠君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)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2插页
220000字

白城市印刷厂印刷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92年5月第1版 92年5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4000册 定价：5.35元

内容提要

这是一部反映南国歌女生活的长篇言情纪实小说。

年轻漂亮的歌女邝珍原是一个渔家女，只身来到大都市，经历了种种磨难和考验。她当过桑娜浴的按摩女郎，当过大公司的公关小姐，当过星星茶座的歌女，后来成了电视中的女主角进入了千家万户。

人们说她见一个男人爱一个，人们说她是一个出卖色相的流氓诈骗犯，连她的对象海生都说她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……

小说所描写的生活场景是读者关心而又神秘陌生的。作者在着力描写邝珍坎坷离奇的命运的同时，塑造了出卖灵魂和肉体的歌女，正直热情的渔村青年，阴险歹毒的客商老板和作家——电影电视导演……

第一章

——
我不知从哪天起
心中总象和你在一起

——《山情》

高耸的建筑群似竹林般密匝匝地刺破初夜蓝湛湛的天空，各种色彩艳丽的“桑塔那”、“上海”、“丰田”、“皇冠”在暴雨过后玻璃似的柏油马路上川流不息。穿着五彩缤纷的行人匆匆行走在商品溢满门外的街头，踏着的是那广为流传的潮州大鼓的快节奏。南国雨后的空气显得分外清新、凉爽，大街上到处飘散着丁香花儿浓郁的香味。叫卖“云吞”、“煲仔饭”和“明火白粥”的声音不绝于耳，更增添了穗城华灯初上时分的生活氛围。

他无心欣赏那迷人的霓虹灯的海洋，踟蹰、徘徊在“星星”音乐茶座的大门外，急切地想见到牵魂紫梦的她。他俩相约的时间还未到，但他已见到她那动人的倩影了。她还是单

身吗？她近来好吗？我要对她谈的话很多很多，而她对我呢？我的生活中难道真会撞进这位美丽可爱的女郎，也许一切都会变样的！……他想入非非，不时地看着手表，总嫌那荧光闪亮的时针走得太慢、太慢。

他直眨那双细长的眼睛，咧了咧那很少启动的薄薄的唇，暗自发笑，生活中真有那种巧事啊！他这次随作家采访团来穗写报告文学集，在文化局介绍的几家音乐演出场所，听取几位经理介绍歌手们的情况时，竟然看到了歌女邝珍的照片，她可是在去年英雄树开花季节来穗时，替他按摩过的“桑娜女郎”呀！于是他按捺不住狂喜的心情，仔细地端详她那穿戴得“花枝招展”的演出照片，几天来一直沉浸在过往日的回忆里……

……那天，他把浴巾往腰上一裹，赤裸着瘦削细长的上身，随同一位男服务员走进一间小小的木房。这只有六七平方米的屋，四壁全是用木头敲钉的，当中有条长长的木板椅子，椅前有一口水缸，缸旁放个铁炉，里面烧的却是石头。小屋里热得使人出汗。这不由使他感到自己仿佛置身于一座北国的森林小屋。是的，一点不错。那位留络腮胡的服务员介绍起来，证实了他的感觉。原来，所谓“桑娜浴”，便是北国芬兰的洗浴方式。他算是在这遥远的南国尝到了一次异国风味。

“嗞……”那位服务员在石头上浇了几勺水，顿时木屋里热量剧增，他闷得有点透不过气来，服务员给了他一块潮湿的小方巾，他往鼻子上一捂，于是再不感到闷气。

“芬兰浴，便是一种干蒸法，蒸得您汗流浹背，关节、脉胳、血管都感到了它的‘厉害’，您便可与按摩小姐见面了。”他的话很是风趣。

杜小真如同在这间小木屋里做客，小心谨慎地在木椅上坐了七八分钟，出了一身大汗，便随服务员走出了木门。

他来到更衣室，穿上短裤，披上浴巾，坐在休息室休息时，他脸上的灼热便一直没有消退。他听人介绍说，这里的按摩女不象在有些西方国家是穿诱惑人的衣服的，也不是四人一间房。但他想到自己马上要从头到脚被一位女性按摩，会不会产生异样的情感？这里的女经理还对他说过，按摩会产生情感，这里的男客“不大老实的，也不是一个两个”。他相信自己虽是个未婚的大龄青年，决不属于那种男客。然而他惧怕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事情。他马上就后悔了，自己不该听从他所采访的集团公司办公室主任的安排，同意到他们单位的第三产业来“开开洋荤”。人家可是抬举你，要知道按摩一小时对外营业可得要好几十块呢！但他想跑也跑不掉了，里面叫号了。他只好站起来，微弯着瘦骨嶙峋的脊背，走进了按摩室内。

那位替他按摩的小姐叫邝珍，长得很美（这里的按摩小姐经过挑选，仪表都很好）。螺旋型向上收拢的乌发，一下便显示出她的与众不同。那双微微向上挑起的丹凤眼，使她显得青春年少，那小小的微翘的鼻子，带着一种讨人喜欢的调皮，还有那小巧的嘴巴一笑旁边的酒窝，给她增添了女性特有的魅力。她只穿着一件紧身的薄薄的、雪白的运动衫，勾勒出她那肩、胸、腰、臀部美丽动人的曲线，活泼可爱的

身影，令人想起那好动的白兔。特别是她那黑黝的肤色，闪动着一种玻璃般透明的光泽，给他的印象深极了。

“欢迎您的光临。”她向里面的一张床位伸过手，直闪动她那双黑亮亮的眼睛，微笑地说道。

他依她的吩咐，先在床位上趴着，脸部有个圆洞，可以透气。于是，他马上感到她那柔软的身体在自己身旁坐了下来，贴着他的身体，并感到她那双热乎乎的手在他的身上推拿起来。

“怎么样？您感到这样舒服吗？”她会讲普通话，有点硬。

杜小真的脸一下火烫起来，讷讷地问道：“呃，您，您这是啥意思？我不明白。”

她不禁捂起嘴咯咯地疯笑起来，说道：“我是说，您喜欢我重一点，还是轻一点？一般说，指法重是治疗按摩，指法轻是保健按摩。”

“噢噢，”他忙说，“呃，我是来贵公司采访的作者，只是想了解一下，您还是省、省点气力吧。”

“我知道，主任向我介绍您啦！杜作家！”她在他肩、背部按摩了一阵，便让他坐起来，边说边把他的手臂慢慢地往上抬，“这叫‘抬肩法’，专治坐写字间的人，肩胛肌肉萎缩啊！我顺便教你，带回去有用呢！”她又在他肩部一手托他肘部，另一只手自肘部沿肱二头肌、肱三头肌向肩胛推拿数遍，这叫“揉捏法”。最后她又说第三种“按肩旋后法”，不断地摇动他的手臂，竟碰着她那富于弹性的胸脯。这对她是没有办法的呀！

但杜小真却有点异样的感觉，幸好她让他重新正面躺下了，仰卧。她坐到了他的胸部旁，让他一手放在她的大腿上，一手伸向她的后腰，他害臊得脸红了。他迟迟地缩着手，她却说：“这有什么！我们都是这样做的！”她又对他一笑，把他的手拉过来，搭在她腰间，她便开始在他的胸脯上按摩起来，她那胸脯和红润的脸离他那么近，能闻到那肌肤的芬芳和那青春的气息。他有点受不了，他的脑子里乱糟糟的有点想入非非，他努力地镇定自己，提高嗓门，大声地找话说：“您在这儿工作多久啦？”

“才两个月。”

“您很热爱这一行？”

“不，不喜欢，没办法。”

杜小真顿了顿，又问道：“您的工资很高喽？”

“可不是，每月近千元，吃住都不用花钱。”

“给家里每月寄上一半？”

“不，不行！那家里要担心，这么多钱，来路正不正？”

“那，呃……”

“按摩女，百分之百的，对外职业保密！”

“噢，那你是……短期行为？”

“当然！我是为当歌手，只能……”

“噢？当歌手？好呀！这有什么联系？”

“必然联系！你不懂！”她又“格格”地笑了。

她这话，始终在他头脑里是个“谜”。

当时她还对他说：“您看，我这个人，跟别的按摩师有什么不同？嗯嗯？”

“噢！您的按摩床前挂着女歌星的照片！”我看着旁边的墙壁上的镜框说道。

“还有呐？你没发现？只有在我的床位前，才能听到那好听的歌……”她眼睛扫向床头柜上的小型收录机，正播放着他听不懂的粤语通俗歌曲。

她又对他抿嘴一笑道：“我的老师对我说，要唱好通俗歌曲，开始阶段总是摹仿，而且听比唱还重要……”

哦，一年时间过得好快！现在，他来到了邝珍新的工作环境：音乐茶座。一阵震耳欲聋的摇滚音乐和掌声，把他带进门，面前出现了一个彩光闪烁、飞红流翠的朦胧世界。茶座间，听客们边欣赏着歌坛上的表演，边嗑瓜子，低声聊天。而他最看不惯的就是有的情男情女坐在幽暗中，挤靠在一起，如入无人之境，那样亲热地依偎着……他的目光又转向了歌坛，那只是六七个人的小乐队，一位鼓手，一位电声乐器演奏员，其他几位列队弹奏着吉他。他们和台上的歌手一样扭动着身体，放松着浑身的肌肉，宛若筛糠般，让他感到他们凡俗的档次。无论是主唱手，还是在旁伴舞的男女，都用粤语在狂歌，在呐喊，内容姑且他听不懂，那形式他也有点难以接受。他也是喜欢听歌的，在家里他坐在无线电旁喜欢收听《红梅花儿开》、《我的太阳》等外国歌曲，至于云南民歌，他更是百听不厌，这与他曾在那里插过队有关系，他感到自己缺少一副欣赏通俗歌曲的“音乐的耳朵”。但现在既然要他写这行，得逼着自己喜欢它。他站在茶座门口的暗影里，努力地去领会台上那劲歌劲舞的韵味儿。

“杜小真同志，下面都满员了，您请化妆室里坐，那

儿有个小窗口，是最好的包厢呢！邝珍已经来啦，正在化妆！”女经理，即邝珍最早的通俗歌曲学唱的老师，对他微笑着，那双海南型的大眼睛在暗影里闪着亮。

“不，我在外面看一会儿。”他举起那细长的手臂招呼道，又托了托眼镜架说，“她忙，我一会儿就去看她。”

女经理马上递给他一把椅子，算作加座。

他坐下了。他喜欢在黑暗里坐一会儿。因为想到马上就要见到邝珍了，他不禁脸红心跳起来，他想镇静一下自己。一年前的那次见面，他怎么也忘怀不了。回城后，每当失眠之夜，他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她。她那美丽的形象，热情的风度，特别是让他想不明白的，她在按摩停下来与他谈话时，总是把她的一只手放在他的胸脯上，如同恋人谈心一样，这是她们操作的规矩，还是她对他，一位发表了近40万字作品的青年作家产生了某些好感呢？

她的那双丹凤眼是迷人的，总对他微笑着，这是她对于雇客的热忱表情呢，还是很想与他交往？在按摩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内，她主动向他询问了许多事，而且她还说她对文学有特别的爱好，言谈中她对他还表达了“崇拜”之意！

“崇拜”，这往往是女性对男性追求初衷的流露。而他竟是那般笨嘴拙舌，连她是否有对象了，也没有能“套”出来。

回城后，他几次想写信给她。写好了，却又撕了。总觉得冒昧。他总盼望有很快能见到她的机会。正好，这次他再次来广州写报告文学，他一到这里就抽空看她，但他马上就听说了，广州所有的桑拿异性按摩室在去年年底全部关闭了，她们各奔东西，他没能找到她。可没想到却在这儿，马上要

见到她了！

难道这次对她的采访夹杂着个人的私念，使他羞愧吗？

他想用与别人的谈话来冷却脸上的灼热。他的目光转向了身旁的一位中年人。那人皮肤黝黑，眯缝着小眼，正注视着台上。服务员送了一瓶可乐放在桌边，他并不看她，只是曲着食指和中指在桌上轻轻地敲击了两下，这便是“谢谢”的意思。

杜小真马上想到自己采访也应了解一些听众的情况才好。他看那位中年人象见过世面的，便凑过身，轻声问道：

“您是哪家公司的‘老总’？”

那中年人侧过头，对他一笑说：“不，我是中山县的。”

“小车司机？还是个体户？”

“不，不，农民，老乡啦！来办事的。”他用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对他说。

杜小真的脸更觉热烫，他觉得自己如乡下人到城里，目光如此失灵。

他掩饰地拿起面前的空软罐，在桌上转了转，心想：这位老乡西装革履，手指上戴两只大金戒指，那派头可不象初次来这儿的。

“杜小真同志！”

女经理又一次叫他。他几乎跳了起来，跟她走进化妆室。

他的采访对象邝珍正坐在化妆镜前抹着定妆粉，等着他。她的模样一点儿没变！只是她的双眼经墨线一勾，更显得楚楚动人；还是那螺旋型向上收拢的乌发，只是戴着一朵

粉红的纱制的花朵，则显得更加俏丽妩媚了。她穿一身黑绸做的演出服，在日光灯下那身上的朵朵花束耀眼夺目。

他们俩四目对视了一会儿，还未等女经理介绍，邝珍便站了起来，惊喜地向他伸出手：“哦！杜作家！原来是你！”

他拉着她的手，高兴地说：“呃，没想到吧……再次相逢……”他的喉结直滚动。

邝珍拉过一把椅子，招呼他坐下，那双黑晶晶的眼睛直打量着他，一歪头，说道：“风雅才子，老样子，又白又瘦，好清秀！”她与女经理对视一笑。女经理客气地招呼了几句，便自管忙去了。

杜小真的脸一下又感到火烫起来，没想到她的性格好豪爽，辣妹子！而自己却感到羞涩，一时竟答不上话来。

“杜作家，您要来点什么？酸柠檬？还是甜桔水？”

“别麻烦！别麻烦！真的，真的。”他直摇手，半起半坐，象个曲腿的螳螂。

“我知道您的来意。没想到，这次采访，弄到我头上！经理对我说了！嗨！从哪里说起呢？”她昂起头，望着天花板，眼睛眨个不停。

“噢，随便说，随便说。”他埋下头，从口袋里取出了钢笔和笔记本，又悄悄地用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。

“那好吧！您来采访，他们把我的节目放到后面了。里面请吧，这里声音太吵人啦！”她对他嫣然一笑，便把他引进了里面的一间挂着自备演出服装的房间。他们在一张沙发上坐下，他俩象久别重逢的老友东拉西扯聊了些别的，邝珍便喋喋不休地叹起苦经来。说这里虽说是国营单位，但条件

是比较简陋的，歌唱、演奏人员专业团体的不少，也有自学成才的。被聘的歌手大都是有单位的，也有没有单位的，人手少，所以灯光啦，布置啦，舞台监督啦，也都是兼职干。从外地请来的名歌星，没有相当规格的场子是不会开口唱的。音乐茶座么，主要是本地的歌手，经过考核，需要跟老板订合同，才能演出。他们虽然没有那些名歌星艺术上有造诣，但他们的老板要求他们演唱的每首歌都要有真情实感，这便是他们音乐茶座每天能客满的原因。

“只要你安排好，可以串场子，大家拿的辛苦钱！但外面就有人讲啦，歌星靓女么，就是死要钱！不要脸皮！话可难听啦！”她随手从口袋里取出一张节目单给他看。

“你看呀，我们的歌，都可以的吧！靡靡之音、内容不好的，我们是不唱的。什么‘爱之魔’、‘夜雨情’、‘花开花落’，有人建议‘客串一首吧’！女老板坚决抵制，我们也不愿唱得啦！有时，外单位组织我们去唱，有的歌星就漫天要价，我们从来不乱收费，全按一般的标准。不过，这几年啊，全国歌星先发了财，所以人家对歌星，总有偏见……”

她喜欢站着说话，手脚总是不停地动来动去，象在台上演出似的。

她的话说得很快，有时好用短语，呱呱地一大篇连续不停。杜小真好不容易打断她的话道：“你在歌坛上唱多久了？”

“一年！”她微笑地对他说，同时又轻叹了一口气。他并不知道她这两个字里有着多少酸甜苦辣呢！

“你，很热爱这一行？”

“那当然！”

“你的工资很高喽？”

“还不错。但我并不为钱。真的！”

“那，是为了什么？”

“你猜呢？”她双手往后一背，快活地眨着眼，象他的妹妹似的反问他。

他又狼狈了，说：“那，我怎么知道呢？”

“噢，原来我的事，女老板真对你保密呀！”她“啪”地一合掌，笑道：“我呀，原来是从海边渔村来的。两年
前，我家乡沙村闹灾，我就出来‘混日子’啦！我从小就喜欢唱歌、表演，在全县中学歌咏会演中，两次都得了奖。后来我常在乡文化站演出，外号叫‘沙村歌星’。”她一阵疯笑，又说道：“我一到这里就想当歌手，就去找我的舅父。他从小吹一口动听的横箫，后来从音乐学院毕业，分配在广州一家专业音乐团体当演奏员。‘文革’那些年，他时常回家，那个音乐团体也等于解散了似的，我爱唱就是从小受他的影响呀！现在他当经理啦，我想走走后门，进他们团。但他却铁面无私，说：‘你凭本事考呗！’”

“我没考上！气极了！我心里怪舅父没跟主考人打招呼。从那以后，我也不愿多理睬他，就自己到处找路子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她又“噗嗤”一笑，说她那次找到一家科技文化咨询公司，询问哪些茶座招聘歌手？那位办事员说：“我们这里只咨询科技文化，别的文化一概无关，你这情况要去问文化局。”我还以为你们既有科技，又有文化，都能询问呢！她很不好意思准备走，一旁的经理却说：“小姐，看

来你是来找工作的吧？我们这个咨询公司刚办不久，缺少公关小姐，你是否愿意屈就？”为解决当时吃饭问题，她就干了半年公关小姐，后来公司解散了，马上又找到了按摩的职业。那时她已认识了这个“星星音乐茶座”的女经理，并知道她也是歌手。她跟她断断续续地学了几个月。按摩室一关闭，她便当上了通俗歌手，一直干到现在。

“你一心想成为‘艺术家’，又有什么……”

“‘艺术家’？”邝珍爽朗地打断了他的话，“我自以为是！尽管没有入‘音协’，意大利美声发声我不会，林大夫咽音发声，我也一窍不通，我在尝试一种新方法，跟练气功相关呢！我觉得：歌唱，是全身的平衡，不靠头声，也不是靠横隔膜，也不是‘三腔共鸣’，我说，是全身的配合。上次北方来了位声乐专家，我们见了面，他说他也在研究这个新方法，属于我们民族的，新探索！”

杜小真双眼一亮，他没想到面前这位普普通通、刚踏上歌坛不久的通俗歌曲歌手，确实令人刮目相看。

邝珍说到这里，突然收住了嘴，一看手表道：“抱歉，我现在得去看看，该轮到啦！要不——”她举起右手的食指放在唇边，说道：“就会影响我串场子。”她头颈一缩，俏皮地对他一笑，目光热烈地看着他，紧握他的手，说道：“这次我们重逢，要好好好好地聊聊，我一有空，就会到宾馆去找你的！杜作家！”她离开他走到门口时，目光也一直没有离开过他。

二

不要问我到哪里去

我在路上充满回忆

——《绿叶对根的情意》

杜小真有点拉肚了，因为他实在有点“不服水土”。早餐吃的肉片粥，又是在空调餐厅，还有心情的不愉快，也使他消化不良。

黄昏时分，窗外不远处的珠江江畔沉浸在深黛色的暮色里，但最后落日的余晖洒在江面上，恰似夜空里的银河一般美丽。在那浓重的暮色里，他微锁着眉头，伫立在窗前，久久地思忖着。这几天，他总是和她攀谈，她还请他在外面吃过饭，这个姑娘给他的印象好极了。她的极度热情萌动了这个老青年压抑了多年的心。真的，如果她没有男友，他多么想迅速跟她发展这种关系呀！

但女经理今天下午与他碰头时，睁着那双深凹的大眼睛坦诚地对他说：“有份揭发邝珍有严重问题的揭发材料在文化局社会文化管理组，与她平时给人的印象完全不同。我也得让你了解一下。”这简直给他当头一棒！唉，这是让他去表彰她，还是去鞭挞她？一想到这不愉快的情况，他眉宇间那道刀刻般的智慧纹便深深地凹陷下去，仿佛要把他那宽大的额头劈成两半似的。

据说：天使和恶魔是穿连裆裤的，天使的美无非是从恶